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鶴林集卷三十一

宋 吳泳 撰

書

答吳叔夫書

某自祖王人之車于紅船翠蓼邊曾一再書矣都為人作活計不能輸此衷曲耿耿懷思但隨落月照鍾山也世謂以儒名科者不應煩之生計噫誤矣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是善理財者莫如曾子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是善豐財者莫如孟子盖自吾孔氏以來未有不以此發身者而況狀元及第必歷三司使國朝自有典彝在也大卿孤騫翰墨之林拔脚風塵之外心事犖犖直與文墨偏長以議論為功業者迥不相同此其所以始而疑終而信終而敬且服也徽之去國言事者絶少館中惟黄成父頗相好它時風力擔當不在諸賢之下本仲亦早晚赴闕矣屋矮暑蒸如甑因日良晤煮茗談

碁歌文公之詞使人和之

又

枎比峇槧誨忽遽甚矣就使不忽遽亦不能盡所懐也鳯山之下林深樹客花落鳥啼溪洞活泉虢虢從松間流時有一二道士能鼓虞舜南風之絃彈伯牙髙山流水之操其幽幽可以適體其黝黝可以觀妙君有買田築屋之資便可從老農圃種田藝瓜作終焉之計而玆事卒未能也穀夫竟肯來説半日話否毎得小兒書聞

以某去為身憂固荷朋友之誼但恐行止有命弗能强

人之從衰尊固訪山間說陳計議者就湖州賣已新屋

置丁氏之屋豈方伯耶若爾則就往僦居何如或得富

彥國司馬君實諸公垂念堯夫直以園契宅契戶莊契

相示則尤為之望也付之一笑道夫過金陵省季永之

病於鳳臺勞問極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旨哉詩人之

言兒子亦不欲令久留都城或欲拜見句謂之進

又

其頃承回槧極感相於之意山間久居動輒成趣林水靜深絕無暑氣與琴宜松月高朗清風徐來與鶴宜雲亭雨觀户悄人跡與碁宜河柳不種自生水花不植自富與詩宜却緣兒輩時有書來未免薄惱懷抱鄒樞胡為勇去直翁胡為請告欲歸稽山胡為召寶慶閒借君臣大義以鞭辟善類者胡為復見之論奏火胡為屢作不止兵胡為許語未寧貴要之家胡為搬動行李以為民望此何景也須是別作規模喚幾箇人歸來降心商

量方可鼂山故事便可推廣此事望敎夫力賛廟謨之決其輩只因多言掇禍今又不能自禁輙與宗文及之
㘀勿廣

又

具此者使人之還嘗飭一箋以答謙施計必上徹穹覽
宣歙間大雪泱旬深者丈餘淺者盈尺川陸為之路斷米不入市薪芻價益髙師人多寒細民艱食為之邦伕者只得痛自尅責發倉廩粟支戚寒錢米以千計錢以

萬計甫得濟活幸至無事隨分燈夕又與之作好春矣詩牌云半空霽月天公眼一點華燈太守心此其志也設廳下又有四句鵲岸雪消金柝靜鼇峰春到綵燈繁時人不鮮邦侯意將謂癡獃作狀元此其興也燕同官及尚中兩詞就録請教幸賜標月之指道夫近相聞和賀新郎水調歌筆力稍壯舍弟自去秋過此痼疾乍作乍輟比因風雪冷氣衝搏疾逾甚人豈知果真病耶敎夫近按吏鄉人之好事者又謂曾經商量寬哉其已四上

祠禀朔於必去草此占叙悃悰願言順理三陽珍馭氣以輅新渥

又

某一年不孚音思心彌結以某懷叙夫想叙夫亦拳拳於某也客有自雙溪來者竊知尊兄觀書靜閒屏動安晏守道不以榮辱欣戚嬰懷狂士豪徒亦少接納此自可清心省事想學問如大川之增如長日之益而莫能禦也某閒居寡儔以一日之力分為十八分讀聖賢書一

二分應酬朋友所干文字率以為常儘有樂處第西州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斯世又未有如韓魏公為石守道買田莊司馬溫公為邵堯夫出屋契者只得力學守貧柴立於其中而任運也久欲相聞以病瘖瘂數月入冬方有起色拜此草草願言冲輔氣機以斯文斯道自愛

又

某聞者不遺枉賜書教辭豐誼渥愛踰骨肉以某之懷

敎夫知敎之亦拳拳於其也進退出處大畧相同更不欲深為敎夫道似聞論語衍究久已板行頃蒙敎序引極為平正友朋有自四方來者畧舉數條却未詳其義想深居窮理必有精到曷不綴一編以開警未悟耶其考訂書傳六年于兹矣前乎望刊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顧習傳之學者而未有得几几於殘蒲朽竹閒而欲窺姚姒殷周周公仲尼之緼亦已難矣蓋書最難省又難全解缺文當考分章斷句當考今文與古文當考

小序與大序當考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考注疏有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解有造平易者有傷太巧者當考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考也林少頴解只到洛誥而終吕伯恭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只有虞書三篇周書三篇今人解書益箱灊笥此其之所深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槀未脫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一簡而釋此千古之疑哉歲月易來佳朋難得石酒伴書相閒姑見遠意餘祈以斯文珍毖

答李徵之書

其間不上起居狀比從令弟在史轉示寶帖熟窺仁誼之言度越畦畛之外近見尤伯晦說鷃馭久留池陽方此西遡蘆花荻竹之浦不致落寞否蒲萄漲肥却可到江陵度夏也細金匱石室之藏游紅蓮綠水之幕歸興亦不惡矣朝廷見行下館中令盡以寧考會要三百卷發付以待鴻筆纂修次第悉如大著之請也某六年朝列半歲五遷已為僥倖而正兼詞掖則尤僥倖之至也

平時于文字間不敢不勉而又有封駁之職比繳還許俊承宣使節度使檢校少保駁論梁李降官之罰太輕公論頗以為然不審繳章亦經書月否和仲之出殺夫之罷左史計必報去詹叔將漕金陵為況極相安舍弟在荆州必得胥會幸趣渠早來兄亦欲援吏迭之制持一麾而去也欲言如海掛一漏萬願言輔養神明之舍拓開久大之業

又

某咫尺門墻少踈拜狀葢秋來一病彌三月不愈近方
有起色屬服剛劑太過胃廪之官雖健而[illegible]門之癖閒
作岐黄素問書陶𥿄本草注今猶未離几席也侍郎抱
國史隱於南山之下揆諸公論負屈稱久矣作宋一經
舍鴻筆誰屬且晚須奉京祠以終其志耳某屛居一年
讀書亦粗有緒嘗以為文定胡公策進士四十年在官
實歷不登六載文公朱先生歷仕四朝幾五十年立朝止
四十日仕於外者僅九考所以得此歲月之暇能讀聖

賢諸書光明正大卓然立於天地之間名之曰人某六十二翁矣瞬息光陰更不堪把玩若復悠悠憒憒不倍用其功則將起初平無及之嘆而墮於小人之歸矣甚可懼也膜外榮辱又何足嬰諸懷哉本欲相與盡罄欵論名理來往極鄭重溥禮姑餞歲華餘冀精護鼎餁力扶泰道

答李成之書

某去冬中川上狀今復星歲改矣前此聞尚書去國復

還寓里意謂撐舟渡月過苕溪來可以得一番會晤物色久之而琴音竟不聞矣尚書雅淡冲夷靜觀羣動讀書精舍老兄弟日各相講磨想必有進學之益孟子所謂兄弟無故一樂也某自罷守來歸則無此樂矣嘗取典謨訓誥誓命之書讀之亦欲向上作少工夫蓋此書竟難全解只如屋壁所傳與口授不同諸序所記與經文相外帝王之制與史官之詞敘雜難辯篇帙之離合章指之同異歲月之後先地里之遠近又或有缺文有

疑義有斷句傳注有理到者有全害義者林少頴洛誥而下已非親作呂伯恭洛誥而上亦多出其門人所記此都着整頓拈掇出來浩浩難下手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向來隆山先生令兄郎中與尚書俱為此學茍有精至處無惜下教甚欲一見審問明辯而天寒歲晚矣薄禮聊見鄉風餘幾珍護氣機竚登密地

答岳肅之書

某伏以祥雲齋雪媚此章月恭惟坐都賦輿春滿淮甸

泰元媪神渠相台候萬福其生長東蜀不識東津面每
得片紙妙墨洗刮千秋之塵數行麗詞抉出萬寶之藏
則因其書可以得其人得其人可以見其心矣俗流化
澂人物衰少政厖土裂太音不完工於翰墨者必不閑
於政事精於綜理者必不贍於文學以儒飾吏事者又
必不能測識軍戎萬里之情侍郎精神而醇文墨而吏
胷中有數千百年南北巧攻守樣子而沈潛韜晦其與
書生僅習偏長縮縮如束長竿者大有逕庭矣但諸葛

孔明當經事綜物之時而文采不艷過於丁寧陸敬輿於遠近調發之日而書詔若不經意動中事會更望侍郎以孔明敬輿事業自任則文藻餘事益浩乎其沛然矣某猥以晚學丞于秘林學殖就荒筆花不潤朝紳間每説侍郎有數種書皆人所未見久欲拭目一觀而未有便偶因臨安洪兄之行輒就委之洞扣青囊之鑰恵肯賜教它時有得焉則不敢忘所自也洪兄名勲字世魯目閭爽而秀舊識其父子於岷峨之下乃翁自拜書家

食之久甚可念也曉窗乍晴拂寒雲掃殘霞崖略布此上幾護太白之瑠宿硫黄之鼎竚聽履聲切星辰而上

某忱扣

答蔡遵父書

某比從三衢士友得知靖作狀閒潘之始訓齊吏偷撫問民隱純以豈弟為政某每笑俗儒誤講豈弟二字大而為州小而為縣一向寛弛紀綱不立教化不行遂使貪官健吏目吾人為書生不了官事寛哉吾道之不明

耶豈以強教弟以悦安本經正文元不教爾寛慢放倒而後為豈弟也遵父其得之矣良貴去國之後遵父得郡而出景仁和仲屢丐外而未允某後日再請恐徑可得歸也向來三數朋友嗚一時之盛絃絶響息未有繼者荃蕙化而為茅兮蘭芷變而不芳風俗移人不可不强自樹立如來書所謂立朝大節當使凛凛可觀由東之言一本諸道而時不與焉蓋同此語脉也仙里藥六十四丈竟是學問有本數日前出示近帖亦復論至此為

之慨嘆其实患遭連書問停廢已久但世俗之禮一不相酧答便以為背教傷義惟是五項起頭之劄施於故舊殆似浮道陽相尊者仍用歸納切乞原照浦城令兄一書至今方能報去亦不暇治擇筆墨甚草草耳

答方齊英書

即日夏氣清淑伏惟袖昭文氏之琴玩心聖處相在爾室台候啓處佳福某交四方之士久矣荆江風雪中小車從花外來遂得交幕府之彦暨游中都又復盡簪餐

秋英之初落啓夕秀於未振真退之所謂吾行天下得此於人盖少也道喪言湮才識不競闇識者既難窺藩皎厲者又不由戶粗有一知半解者則悠悠夢覺之闕而無大警省知縣於天命流行之間而洞見著存之理其何敢不以古人期之但聖學路長卒難湊泊為善之事切須平居講貫令本數末度客無罅縫則它日臨事必不至錯了路岐舜之所以孜孜顏之所以拳拳正為此也若必待居官接物而後相與商訂為善之事則將

恐善利雜糅而決擇難工夫不接而德性懈自縣而州自州而一道又將欲大有為也則何以哉義理無窮問辨無數區區之意非為它日之為善吏不必商訂也蓋只欲就此時完養思慮栽培意脉先使邪氣妄念無一毫夾雜於其中則舉而措之天下其為善之功用豈不滂沛也哉其久玷周行曾徵補報嘗愛橫浦南軒二語書之坐右蓋以為觀大節必於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它日必欺君賣國平日不能犯顔敢諫

它日安能仗節死義以此體段常存於心庶幾不至為小人之歸所以輪對二篇應詔一書亦隨分說得去不謂副草已洞徹書月也既切矣又磋之既琢矣又磨之正有望朋友之規勿愛於言幸甚自餘仍乞以聖賢事業珍炁

答王成父書

某伏自去歲從合陽答來教之後遂下古渝日酣於欵乃聲中雖欲摘蘭茝以遺所思亦無從也夏中伏領寶

帖襟儀灑落見乎其辭鄉邑得茂宰悉意字甿絶以豈弟為務二年民安之但豈弟二字世之士只一滚作慈善看了豈以强教之弟以説安之不但安民便了必也扶道植教俾斯民興於禮遜然後盡吾所以父母斯民之責不然則徒善而已矣成父當亦領解於斯也其綴跡周行已十月矣輪對尚在來春之莫宿齋預戒充積誠意久矣朋友責望不敢不勉是間文公先生諸弟子如葉文知道郭文德元吳文西庵度文性善時有過從

講磨之益方京華車馬如霧而每與三數公作冷淡生活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以此存主得定沽名好官職之事都不能犯吾之關也成父以為何如仍冀講學自厚

答蔡達父書

某頃被駘風為惱繼遭臺評災患遭連曾不寧止聞報之後即徑往鳳山待罪聖恩閎大不加黜汰初二日晚既降予郡指揮二十一日又被寶章寧國之命罪戾之

人不宜冒昧居此已連疏控辭必祈於得請也山間閒
寂絶無暑氣每風輕雲澹花落鳥啼滴露點周易焚香
讀道經頗有佳趣又一二道士能鼓有虞氏南風之琴
歌離騷大小山之操其幽幽可以處體其窅窅可以觀
妙若有買山之資則便可築數椽於其側與山農溪叟
種田藝瓜為終焉之計而兹事卒未能也京城再火國
力既屈邊聲一動兵力又單諸賢何以為策是間極僻
黙陟俱罔聞知或朋友訪來粗能言其梗槩獨吾逹父

素非生客一字不相及何耶海內人物絕少今鄉月既

高公論亦懺往往亦責在閣下切冀發揚蹈厲無日飲

西湖水作不鳴之鴈乃所深望紙荒筆槁占報不莊上

幾以天下之寶為天下珍悉

答郭子寄書

某端平更化初獲接服容覩玉聲於振鷺庭下違去道

德條又五年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未嘗不寘此詩於

懷也某山野之人少知世事六月間得邸吏報狀見御

筆新除兩諫官除書一頒識與不識莫不為朝廷慶得賢之喜京師競抄諫疏以流傳下邑遂得與舍弟拜觀言論侃侃風采諤諤人心道心之論陽明陰濁之說聖遠言湮道衰化敝幸得正言復體貼出來至於覆鴉巢以來鳳凰翀蕭艾以植芳草此則又言人之所難言幾有動搖山嶽之力蓋學自伊洛中出者其淵源議論固自不同也然嘗讀國史士之學古懷道者不為宰相必為諫官而移孝以教忠者至謂欲做諫官不能得蓋式

訛溺心以畜萬邦其所關係甚大只緣大人格非之學不傳惟有諍臣一路可以行志比又聞一再抗疏請祠何為太蚤計耶慶歷中孫之翰等因劾宰執不下相繼引去仁宗從容謂甫曰卿等言一不聽則求去令朕逐言官各自為計則善矣如國事何元符間鄒道卿以諫宮闈得罪自謂其言為戇憝田承君正色語之曰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方今坎離失位泰否反卦其所當言者甚多勸行好事以迓續元命力扶

善類以培養壽脉小言入則受小利大言入則受大利正言豈宜一日輕去朝廷之上哉某一攅歳餘自知學力不充無以孚信上下只欲潜心伏奥窮理脩身為究竟法忽今月五日誤叨進職于都之命恩出望外捫心岩惕豈非端人在位有以陰扶密護不使之終棄耶不作帝城書久矣念不可無一字伸賀謝之悃書不盡言所冀護好賢之衣寶擊邪之笏以昌公道以康兆民

又

具比者春中飭箋用敬計已關徹書月茲覩除書承知
陛下言坡晉躋柱史拾遺失一諫士雖無龍墀扣頟之
風記注得一儒臣猶有螭陛直前之路未須引去儘可
攄忠右使英名媲節已在水黄河之源山泰華之頂矣
冢泉而出之以時宿火而達之以壯猶不能不望留功
名作久遠看也其自來東嘉適值歉歲悉力招捄除其
與同官捐俸廩勸分外其朝廷科降度牒倉司分撥米
錢一文粒皆實惠及民今排日糶濟度可至六月終今

則犂麥豈登雨暘時序秧青水白當有一稔之望生平精力盡耗於此重以鴒原之慼外景與内心相觸百念灰寒恐廢郡事更望於吾君吾相之前力賜一言令某早得脱去不勝至感餘祈珍嗇約鼎飭笑蓉裳以竚兩地之拜

答徐茂翁書

某曩在宣城曾得一番交訊罷歸寓里翳然林泉間一字不敢通帝城書雖厚祿故人音問亦廢夏六月忽聞

御筆除兩諫官亟起而視黄紙除書則元直林宗也公道宏開端人進用不但為吾黨賀為天下實賀後一月朋友間傳示三疏斂容讀之司諫平時清謹恂恂似寡於辭今遇事當言風節堅勁議論切直無所避真得諫臣之體王沂公嘗謂韓魏公曰向來臺諫官如髙若訥輩多是擇利如范希文輩亦未免近名近日頻見公章疏只如此可矣如此可矣云者其猶以為未能規司諫之所止也官以諫名立殿陛與天子爭是非辨邪正乃

其職分昔之小人嘗以朋黨二字傾忠良今之君子多以心事二字被誣謗國朝名臣如程天球歐陽永叔蘇子瞻周子充皆不免受此名況它人哉不是諫垣獻納經幄從容於上左右深明而力辨之則將恐仁賢見忌於蓄疑骨鯁潛消於積毀雖有正國致君之心亦何自而達耶殿講司諫計必垂念於此否某自奉祠官深居退省誦衣錦之章絕不以文字語言求聞達於世比恭甫登用公甫引去首聞司諫以詞翰稱譽於諸公間良

徇不遺故舊之意雖學植槁落不足以仰副盛心而起家予郡越等進職意者亦由拂拭游揚而致斯哉某丞外府時昉識司諫在郡從之先今既得路亦不能不藉一雲之終覆也草此申賀併述謝悃所祈護太白瑠毓硫黃鼎以揀吾道

答趙茂實書

某春夏間常得交訊居閒成癖一向不復嗣音中秋五日夜讀黃紙除書承聞疏恩鳳闕寫直鼇扉斯文有光

吾黨增重猶記往日茂實與其評品文章載南塘語謂自六經左氏國語外至西漢而止又説其料子不曾炙雜晉唐而下草料是時已嘆服英猷卓識迥與綴文之士不同一舉而為南宫舍人再遷而為翰林直學士固其宜也大抵文章只要古履常法度宗王介甫景元辭氣似歐陽永叔蓋自西崑剥落後歐王兩家實為近古茂實於此稍加意焉前修不難到也某閒居寖久兀兀一經今已窮年粗有一知片解更不復為言語詞章

比又叨誤恩除閤子郡見具免牘萬一未賜允俞只得先過東陽望玉堂如在天上所冀飱沆瀣噏清明𨑳自珍焚以聽金蓮歸院之詔

答唐伯玉書

某暮春送客於清湖翠柳邊今又見荻花風矣每懷濬發英猷姱修偉節候鴈北飛所以望吾子正也時事豈無可言向日諸公但言君子小人消息之幾今此便可破口說君子小人消長之决此亦是箇說話只在翻轉

使耳欲言如海掛一漏萬會景仁詹叔諸文引誠餘祈為道體珍重

又

某比者外甥入京待試輙附一箋申述起居之問計已關徹省鑑得邸吏報承知樸被直郎官省提衡當吏部銓衡條甚清華轍益峻每聞持左銓當以嚴典右銓當以寛嚴以窒貴要請托之門寛以開羈窮阨塞之路於斯二者而用法酌情則得其平矣子正以為何如蜀中聞又

有邊報劄閫閑達之慈頭勢頗重益猝嬰峽閒恐又如
沸鼎矣每思東坡手帖云歲猪鳴矣火爐上燒骨頭煮
血青自有一種泰安風味今那復有向來時節感時之
淚不覺迸流重之以兄弟顛連親戚離散積憂成疾幾
旬日不解隨分又有官事如誅斬逃軍放糴罪囚減價
糶米增錢充會皆不能不費酬應茲豈養痾之地哉屢
上丐閒之請誠出衷曲若就早得去不致委於司敗幸
矣扶憊相聞願言清明厥躬竚有親擢

又

某去秋因惲推官人便草草拜狀併以答汪尚中復卦動静說求教回書示及剛反之誼更圓亦書之一助也子正經明行飭學易書年工夫自有諸處今不遠數百里録示婺源記文且云尚未分付指誨修改地中有山謙子正實見於行也性情義理之學人皆謂二程子發之而不知自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以來已有其漸古文之學人皆謂歐陽子倡之而不知栁仲塗穆伯長諸

人已近於古文以理為主體次之學而無統則悖言而無法則支而古今文人學士見諸紀載者不知其幾而文公獨取古靈先生天台孔子廟記曾南豐宜黃及筠州二學記蓋華藻之辨易工而義理之文難好也至若文正公子陵祠堂記胡文定父子極所稱道而文公獨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未免傷粗而不容欒城晚年作待月軒記自以為見理最高而文公獨謂其軒是人身月是人性未免假外而

合內東坡文字任氣有疵病處最多安南學記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羣聚遂行選士之法却似因人之聚塲命之以作角觝戲無甚義理蘇氾尚爾豈可以易心臨文哉矧如朱先生祠堂文許大題目使其輩當此筆也須是浸灌義理根極體要將文公所說古靈先生曾南豐體段寘之胷中又須觀文正公東坡欒城疵病生在甚處養其膏而俟其光耘其蓉而望其實雖然如此猶不敢輕下筆本之以黄離尚之以白賁體之以含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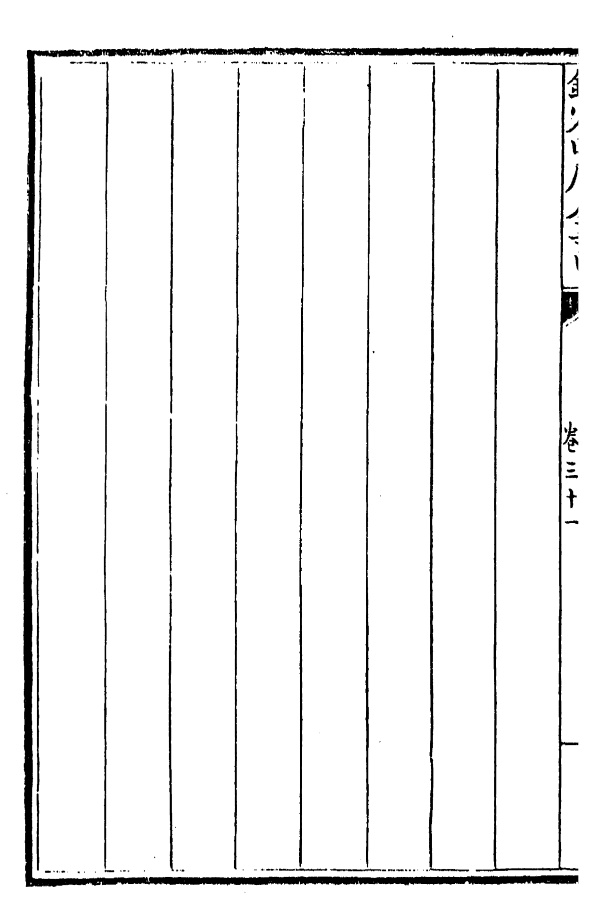
坤順之以養正之蒙博之以畜德之大畜韜之以用晦之明夷原頭上浹洽則流之所出自雱霈莫能禦矣此皆先民教人之標準其輩常遵守而勿失不知高明謂何台諭諄諄仍以朱先生所論記體答來教幸賜勿罪自餘切己為斯道斯文梁棟自任

又

某去歲東嘉交訊之後邈不嗣音中間承聞祇召入京陛華粉省都弗克申述賀語然與四方朋友未嘗不同

致君子得與之喜也子正行高而養粹德新而理明玩心黄中觀象曰貴睎世間華競恬不以嬰懷再潛于郎不審曽登對否積誠意以格君心主公論以扶國脉度必有可觀者然其嘗謂與其過于巻而死咎則曷若揚于庭而有儷為光明也前時陳叔茂曽拈出明㕛左股一段援引頗切而發明未瑩後來頗以某之言為然不自揣量動輙撓行奪席良可笑因筆及之某治郡無狀一年之間喫盡辛苦賑飢恤荒髮為之盡曰其如蠲夏税

故秋苗置裕民餉軍兩庫粗有益於東嘉而終以罪去平生所遭類如此更何敢尤人耶姪輩為亡弟請于朝葬荆溪且欲廬墓二年然後議所居止其埶不容不暫回德清也偶因問及道其梗槩良晤尚遠更乞冲養道腴竚登經幄



鶴林集卷三十二

宋 吳泳 撰

書

答羅嗣賢書

某去秋八月訪尋碧梧翠竹之游文闈已鎖醉翁矣霜月之夜細敲棋子空落燈花懷我良朋莫適其願迨理行艫東去又弗克干一語為標月指悵然而已府教學宏而詣文麗以則每見之詞翰閒清腴奇峭殆欲謝朝

華之已披啓夕秀之未振睎其輩學植之槁筆路之荒
大有逕庭然探黃離畜牝之旨味中庸尚絅之訓昔之
聖賢所以修身立命體受歸全自有可尊可貴者在而
直不以文字語言為事業就文字中言之則又當如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而後為至也向來凡弟亦好為
文詞粗識減字換字法今年漸長看來都靠不得日夕
戒謹恐懼實懼為肾人之歸故每讀一書必擇緊要用
功處潛玩體索令帖著身上來盖以我觀書則隨悟而

有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此理甚昭昭灼灼修之家庭用之天子之廷不過將此體段充廣去嗣賢所謂幼學壯行之誨大約其謂此耶浙西春水浙東夏旱梓遂與西州山鄉一帶多有流民淮風益肆横天時人事如此憂端無窮大游與五福太乙之說更須詳推測下成都教授元有一任回除學官指揮試檢尋見示恐或可

饒舌也自它更冀為天下之寶珍炗為請

答文子舟書

其夏中伏拜手帖方謀奉報而剽聞敵騎已犯武休矣冦之始至也賓師有去之道自與他人不同獨是音響昧昧畧不聞撰屨消息心竊憂焉後來得兄弟朋友書則知還定後已即回漢中但不審學舍亦遭焚燬否耶峙嶇戎馬之間講明俎豆之事此一難也當世所急者長鎗大劒所問者芻藁糗糧而子冉衣縫掖之衣領青衿之士絃歌是閑此二難也諸道惟東軍易潰潰則叛叛則招招則驕利為冦而不利禦冦子冉雖欲受出征

之謀歌獻箴之頌書破賊之露布何可得耶此又三難
也積是三難都無一可誰不謂子為迂然尚有說副使
舉動磊落傑特子舟尚抱經濟之眘直扣軍門以半策
干之度必引為上客此則鄉人所屬望也朝家每憂西
頭事重且晩必遷動一番却當延譽陸續稟聞𤓰其仕
材䓁颯秋初忽叨秘館之命後兩月都城火應詔上封
事未免又貢愚言較之輪對覺得更踈直也世間事不
言則已言則升湛進退直颺下一邊安能如騃人癡子

不明不了長居戶限上耶良晤尚賒願言寳此令名以時自力

答程叔運書

前年敵騎入洋川曾草草一箋訪問生死道塞地梗浮沈不能懸斷去春有賈人攜鉅緘而來已驚喜過望今歲又拜琺璺廼知自洋而漢自漢而復之巴山其為兵間困苦之狀盖有史冊中之所無者疾疢所以生慧憂戚所以玉汝安知患難流落不以老吾叔運之氣耶叔

運疑姿山立論事泉湧運筆颯颯動書數千言亦自奇峭博麗使當漢之初興必不曰安得猛士生唐之中世必不曰安得好漢麄細並入皇王帝伯錯出豈不爲經世之才但韜晦善藏或者猶有餘望來書又欲驅駕筆墨撽召風霆拈弄刀尺剪裁宇宙此固書生活計但恐風霆高遠宇宙宏闊君未必有常山寶藏符并州快剪刀耳一笑所需憲漕書定甫舊朋友景南亦常同官不敢不如戒作去然聲名氣焰如此恐未足爲輕重也其登

朝六年分毫無補八月更得一對則便可歸掃松蔚矣郡兵鵠立索字草草占答自令應有遽報容聞却望時因北風惠我好音

答黄子實書

某去歳得舍姪江陵書頗詳入峽之耗猿啼瘴雲鴈落別浦竟不能馳寄一字然每與兵侍郵筒往來則未嘗不聞知也制侍以真法從閫大行臺幙中雄辯呵斥星辰馬上檄書鞭走雷雨此内機之任而以詩從軍又其

次也今讀壬辰已後詩蒙氷懸雪跨混之唐人集中固無能辨然歐公每謂聖俞之詩氣完力渾辭非一體至於它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專號詩人者此則其猶有望於子實也具三年祕府僅能收拾放心留意簡冊其間良朋益友相規警多不喜拈弄筆墨以故詩人之類絶少今得君書來譬如早年好獵自後戒之甚嚴及至中年忽見人飛鷹走狗猶有喜躍惜乎未有見成之詩以答來教耳

答胡叔獻書

某頃被火之後復遭臺評災患連居無寧止聞命之夕即襆被守闕而出更不候星牢落難喔咿矣今暫憩翔鳳山下不謂故舊時相勞存獨惟太社定交不為不深畧無一語之贈方此驚怪而蒼頭已踵門矣來書以道之興廢歸之命身之遇否歸之天陳義甚髙晚學何敢當此但山間林深樹密花落鳥啼溪洞流泉飛遶屋下三竺靈鷲山風斯在下又有一二道士能鼓虞舜南

風之琴歌伯牙流水高山之操其幽幽可以處體其窅窅可以觀妙荒志滯慮爲之頓釋若有買山築屋之資則便可於此種田藝瓜爲終焉之計而茲事卒未定也記得邵克夫在閒司馬君實富彥國諸人皆與之區置家事如宅契園契戶莊契悉捐而與之令人與居而古人與稽安得有若人哉于郡指揮雖蒙札下罪戾之餘安保其往比得小姪訊舍弟又病于金陵甚重風雨之思南仲子華襟誼高大撫問備至令人不可忘因書到

維揚為其拜意令甥男盖自入山之後更不欲作厚禄故人書也自此遠矣草草占答餘惟以天下之寶為天下珍毖

答張平父書

某去秋理行𦨭東去曽於蓬窻傲几間草草書數行以酬贈言纔出涪江望西山紫翠便覺日遠雖欲採杜若摘蘭茗以遺所思亦無從也平父志强而文贍才老而意新靴笏之林纔試初武徑登上幙連取薦書如斧破

竹如丸投區青雲可立致矣然朋友之望於平父者則更宜味含章之旨守居易之訓緩轡長途毋墮蹶趍之譏則心和氣舒而禄亦在其中矣某自二月入脩門本無留中之望延審政堂蹴丞外府較之前此之珍則叨覦過望也立朝最難侃然正色者動為時所忌而平平無甚高論者人却以不物待之如某輩山野之人安能攺化為此市朝之様明春纔得一對則便乞一障以還素心所期只是如此平父袖手觀棊枰豈無一着可以

下教耶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更冀講學珍重

答徐公發書

某六十三翁矣每誦邵子六十三吟有云肚把精神虗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為此其時也豈其崇情篤雅訪勞始生責之錦字之書投以陽春之曲褒拂過甚末章所謂雷聲半夜起洛波龍則不復有此夢矣嘉定海邦得賢令尹慈以愷悌鎮以静謐度其必晏然無事每笑南冠謂西州人士不諳曉東南獄訟財賦不知孔門稱言

游季路災子賤之賢漢循吏傳述魯恭卓茂虞詡之治亦以才論耶尚勉之哉以張吾軍幸甚偶山行方歸占答草率餘冀以天下之寶為天下珍𢡟

答鄭子辯書

某厭伏大名於縉紳之林舊矣登朝十年半交天下士獨一面未識荆州華緘惠賜如垂露在手春風拍懷其有德之言形於筆墨遥望之可知也袖雲錦襭製花錦地詩書中流出惠政不緩不迫源流自大小鄭公來者

固自與流俗不同也要畧寵貺博學甚多風簷披讀帙簡而綱宏詞約而事盡用功深者其傳必逺當於此書見之間者鄉里范潔齋作長編舉要李悦齋作十朝綱要又有眉山楊明叔者纂成長編紀事流傳世間本末粗為詳備同先世一書參錯互見後學者何其為幸耶某舊學荒落新知又不長進今此冐為東嘉之行凛然未知攸濟蒙賜惠問感荷高情經行使邑自得捧刺以抒願見之懐歲序匆匆作此不謹願言護芝㸃精瓔糜

徑歸含香握蘭之選

答涂安禮書

其一自帆落浙江之南望西方美人却如在天上每得朋友書乃以天上人相目何取義之不相侔也向蒙惠教蜀砭三十篇莫非切時之論兩序亦平正無毛病但細觀古人論序所以名世而可傳者不用如此之繁冗誼只是政事一疏諸葛亮只是出師一表王朴只是安邊一策陸宣公已自多了然所言致八利除六失又只

是縁邊事宜一書繳結到得國朝范仲淹論時務十一事蔡襄言國論十二事渡江諸賢或七或八或九或十大抵皆體宣公規摸獨林珦者條四十七事各為之目一術紀二師心直至四十六利器四十七明決而後已使其果有切於利害則條分類析不以為瀆如其不然但恐浮文妨要爾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具常安文公先生語一學者云公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纏縛所以無那精粢潔白底意思至哉斯言安禮若有志共學

則常諷誦而深玩味之可也其登朝六載輪對者三上封事者三每録副本寄歸常語岳甥轉呈度必澄澈書月然無一番不與文公門人商量盖文字毛病如春草漸生旋剗旋有不厭朋友切磋也欲言不盡意切乞講學珍重

答胡彦肯書

歲序匆匆又熟羊胛矣不審風雨對床近履何似比舍侄來奉雙璧帖辭豐誼渥仰見耐久之情所諭書傳考

訂六年未脫藳葢前乎望刋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
顧習傳之學者而未有得几几於殘誧朽竹間而欲上
窺姚姒殷周周公仲尼之藴亦已難耷且以其大者言之言
天文者莫精於堯典言地理者莫詳於禹貢言五行者
莫邃於洪範士戴天履地抱負陰陽而上不知經星常
宿之度下不察九州山川之理中不究名位體性氣味
之别則何貴乎為人哉如司馬子長紀班孟堅志則載
書之本文而不釋其義劉更生傳則析洪範之大法而

傅會其義所以義理玄微而窺測難規模宏闊而叅訂難衆說淆亂而折衷難負此三難終未有春融氷釋處安得有温柔篤厚之士而與之商畧其緼哉草草復求教不宣

答王次點書

某浩别丰神今跨二除矣每懐中川舊游朋友銜杯酒叙平生談今說古未有如髯翁之豪岸絶羣也舍姪來蒙緘示周禮訂義四十卷遂足前日春官以下之書書

窻緒讀手之不置因以是窺見次點真好箇右里經塾之師蓋自成周教法隳壞田不井授士不自食其食貧無常產因無常心故秦以客漢以俠晉以清談唐以華競循至於今馳名鶩利者周游四出吏無安土踐修之實遂使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十二教不復興行於世是可懼也六官皆經世之典而地官之職尤為該備諸儒繹之詳矣然意翻空而易奇事證實而難巧秖如司徒掌教而多載山林陵麓之事掌教衆之法何其多目也

屬民讀法讀邦法散見族黨州閭之官不知讀者又何法也其目可得而聞歟孟子於爵祿之制僅言嘗聞其畧則想籍去而法亡者不但此一事也次點更為鉤深纂要以瑩所疑不勝至幸

答潘周卿書

某江心執袪摻別三見薰風矣每懷良友無日不起參月在門之想便中忽奉瑶帖辭誼亹亹繹繹度越筆墨畦畛之外手之不置所教書傳大節目工夫浩浩顧何

以窺聖經之藩但此書極難看又難全解缺文當考疑義當考分章斷句當考今文與古文當考小序與大序當考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考注疏有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解有造乎易者有傷太巧者當考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考也林少頴解只到洛誥而終吕伯恭解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解只有虞書三篇周書三篇今人解書益務潰畧此其之所深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蒙未脫用心益勞而功弗就安得

與諸兄共訂此千古之疑哉某萬里流落居無子雲一區之宅耕無穮子二頃之田每愛中州佳山水郡乃多士淵藪亦豈不欲希膏溉潤必圖一枝之安比西水達夫叔方及彥隆兄弟各相遺書亦勉其于焉定居今契兄又諄諄及此殆有洛中諸賢延留康節之意感戢亡已秋涼游鴈蕩諸山就為姪輩了婚聘事或有會晤之期更幾為門人自厚

答劉成道書

其遊違誨色三見荻花秋矣每誦月落參横之句嘗懷
賓友在門之思值便中悳寄瑶帖四詩寵教絶不道煙
火語想游思翰墨圃所造益平澹矣某近來看詩覺得
須是以三百五篇為標本以漢蘇李枚生建安諸子晉
宋陶謝等詩為風骨然後能長一格蓋詞之華者易工
趣之澹者難詣故退之每愛張文昌只稱其學古澹每
喜僧無本但謂其往往造平澹則詞語抑揚之間是猶
未純乎澹也成道若用心科舉外當直以古人自期更

勿從晚唐諸人脚下做起生活此則朋友之望也近作三篇姑録請教幸賜標月之指會舊游諸丈一轉似之無妨也餘祈以天下之寶自愛

答唐生書

吾行天下半矣獨未能如太史公上會稽登龍門探禹穴雖徧交南州之士獨未識足下比蒙垂訪抵掌談時事動以坡公相期且辱垂示所著史論五首網羅舊聞筆力亹亹不倦未易得也但首篇謂蜀漢之不能成功

者三似若以成敗利鈍言孔明者孔明以區區三分天下之一而經緯十分之九使其不死擒操馘懿必矣肴孔明須是肴他與昭烈朝夕以興復漢室為已任一片忠誠對越天地即是夏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之本心魏人嘗謂其主將畏蜀如虎敵豈可謂無隙之可窺耶向來鄉里南軒先生專為武侯作一傳已發先賢未發之秘想足下未見本否姑答來教餘容面見傾倒

答唐廣夫書

其舊游鶴山知其門有明春秋者於大義數十悉能通之間焉乃鄉人也豈期道合志同獲聯姻好目其書耳其論論雖莫得展奉從容大畧過所聞矣聖學失傳道術分裂一人挽之不若衆人挽之之為易但醇慤者拘於記誦敏秀者又衒於辭章間有自拔於流俗則遂以學問驕人外粗慥而不容內顛實而不虛此吾道之所以孤行而有志於斯者所貴乎求助也姻兄資禀淺明自處冲退受道之地已寛進進不已實心靠將去何憂

不漬於成若具輩則倀倀如游騎出愈遠而亡所歸是則可憐也儻有疑義不妨互相啟發其如世俗之書陽浮相尊非所望耳叔興弟孝友而廉謹器質自良吏時與商論大令加切磨玉汝之道亦不能無待親友也

聘饒伯輿書

某西州晚學幼讀洙泗聖賢諸書每聞沈潛理學用心科舉外之士未嘗不聳慕傾敬兄弟南來徧求文公之書之徒如葉知道張德元錢子山陳器之皆得與往來

質問而五峯先生則亡弟於漢陽又嘗師之靖惟堂長
徽君講學有本末制行有榘度内明外齊靜專動直於先
老凋落之後惟岩原隱君子一人而已其被命出守於
此亦欲以平日所得於聖賢者施之教化而求所以友
事師事者頗難其人俗敝教衰殊未易振起輒欲延屈
長者一臨敝州講論經理不獨使國人有所矜式而某
朝夕得以問政問學亦不至冥行為俗吏之歸也恭敬
之實不可虛拘輒遣車幣薄禮惠肯命駕不勝幸願春

寒尚峭中涂更為吾道自愛

上曹太傅書

竊嘗謂學問之源流未嘗不相接也雖託之於人者或絕或續見之於斯世者有明有晦而義理之在人心微言之詔來世炳炳若揭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曾不以人之存亡世之治亂風俗之升降而為之間斷也春秋之季諸大人不說學夫必多有是說也而後及其大人也則學將落矣然以其時攷之魯之閔子騫則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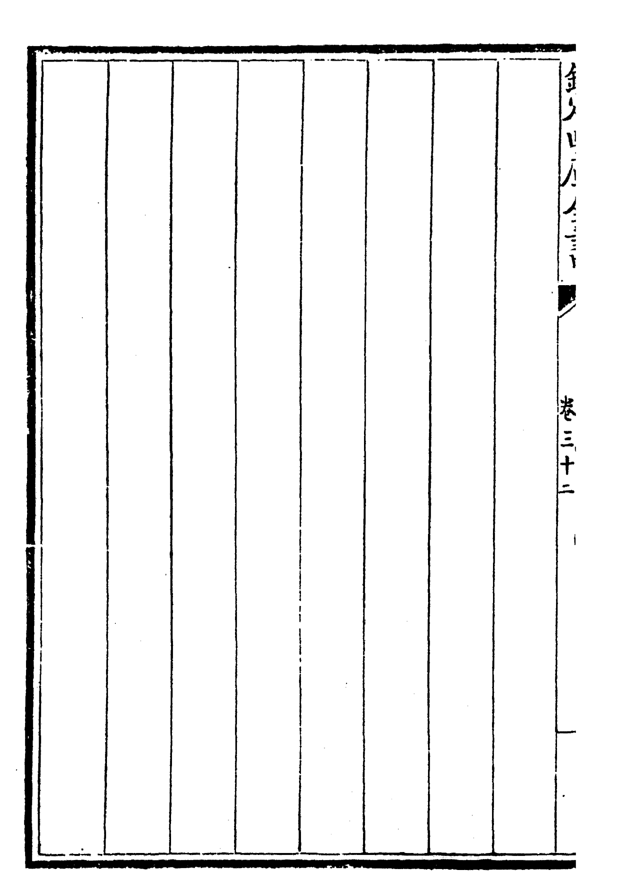
齊之晏子嬰則知禮冀之郤缺則知敬晉之胥臣臼季則知仁之則周之劉康公則知天地之中穆姜一婦人耳並易而知四德曰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曾不待夫孔子之文言也穆叔一使人耳誦詩而知五善曰訪問於善為諮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也初不用夫毛鄭之訓詁也意者當時去聖未遠風氣濡染而聞見正義理浹洽而源流長其間豈無秀民茂士相與護持苗脉扶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澤於未墜者哉嗚呼貞元不常會大賢不世出後之學者受胎不正則血氣偏枯而脉理不相屬矣下種不實則根苗粃稗而生理不腴暢矣憤悱啟發之功少則所見皆軀殻之私潛體密察之味不深則所得不免囿於簡冊之内盍亦泝源尋流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傳者何學孔子子思孟子所學者何事玩辭而知味因事而推理則盖有黙會於心者矣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河洛之學非河洛之學孔

子子思孟子之學也盖自濂溪周氏伊川二程氏上接洙泗之傳下演河洛之學縣北方而盛行於南國者盖亦有自來矣南軒受道於五峯於是乎有湖南之學吕公受經於三山於是乎有東萊之學象山兄弟自立於家塾又於是乎有江西之學惟永嘉陳氏之學則得於薛公持正建安朱氏之學接於周公行已許公景衡而實本伊川者也太傅崛起南方學問有源委行已有榘度甫年二十從止齋游則讀書講學已就事上窮究實

體其後與晦翁往復問答剖析疑義則又欲從理上推致於事事物物之間其實元一法也惟其源委之正也故其為文也如水行地能普萬物之澤為道也如星麗天能回萬古之光蜀中何幸而乃得執事昌明正學以為斯文宗主哉佔畢小儒濫叨蜀學平時非不知誦其書服其言有志於古儒先之學然粗得一知而不繇其統僅沾一溉而不窮其源燥乾枯涸之病多潤澤浮尹之功少有如太傅者則其所願見而欲觀其的傳者也

昔侯氏師聖初從伊川未悟後訪濂溪越三日而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世盖有終年不能究其學而一夕之間氷釋理悟者執事幸教焉不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三十三 三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吳殿奘

鶴林集卷二十三

宋 吴泳 撰

策問

召試館職策問

洪惟國朝以武戡亂以文致平以王道御軍以儒術理國士馬不如漢之强鹽鐵不如唐之富勲臣貴將不如雲臺凌煙九侯八葉之盛而國勢隱然如泰山磐石之固者要必有道也論相人主之職我祖宗時齋居正慮先

志後占或以徳選或以才用或以器量學術取或從沿
邊帥臣及曽歴三司諸路轉運使而擇故命下之日士
慶于朝農歌于野夷人相戒不敢生事于邊其勲業光
明磊落如此近世以来何相才之難得也若以資論則
築巖釣渭之叟徑登上相何必有揚歴耶若以望言則
削書操筆之吏遂冠列侯又豈必皆徳望耶諉曰黜陟
拜罷由於獨斷則罷者既免名者未至揆席其可久虚
耶命將帥天子之事乾淳盛時或名對玉陛臨遣或親

酌危洒罷行每邊師缺則於近地監司郡守選差制置使闕則於諸路安撫使内推擇故有自姑孰而鎮金陵者有自静江而開襄閫者有自長沙而移荆州者有自山陽而留師維揚者有自興沔梓遂而備除益師者將帥之才隨取隨足如此比日以来何臨事而乏使也若取之出入邊闕經歷事任則搢未投筆之夫豈不能將上軍護絶塞耶若選之親履行陣躬冒矢石則雅歌緩帶之士豈不能征強兵挫堅敵耶若謂薦舉選用必須

實才則誇者似勇誕者似忠帥才又何能得實耶國初養兵僅有十二萬太祖南征北伐乃有百萬之用孝宗中興雖曾至四十餘萬然一年揀軍兵二年揀效用三年揀使臣甚至欲省江池一軍以寛民力初不患兵少也今内而三衙外而江上遠而蜀口連營列竈數夥於昔而又創遊擊增忠義招刺北人請益兵不已曾未聞俘一級斬一馘以獻其病安在國初賦入僅一千六百餘萬而征行調度未嘗有乏興之憂淳熙歲計較之先

朝雖多然罷獻羨却寬剩不科降度牒而封樁之積至于貫朽建康京口江上諸處寄樁率數百萬未聞其財乏也今版曹所入朝廷所儲四總領所分撥窠名色額不減於舊而增印諸料更易鈔法科敷仕牒僧符議生財不已曾未見上用足而下不匱厥敝何繇夫相國之良醫也師民之司命也兵社稷之衛而財人之心也必欲開誠布公經事綜物鎮拊夷夏統一宮府則任相之道何以集思廣益綏遠折衝保安三邊調御諸將則儲

帥之方何先淮之兵分而趲戍新邊蜀之兵斂而退屯內郡或分或合欲使部分歸一攘却勁敵則理兵之務何急甲言戰則棄資糧如丘山乙言和則捐金帛如糞土或斂或散欲使用度均節實利國家則裕財之策何上昔人有言欲濟世務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敗今天下所同憂者非但一事而已而四事為尤大子大夫以俊傑自命豈無高識宏論裨補于時況給劄玉堂非弄翰科塲比也其悉陳之以備上采擇

經筵翰苑策問

問經學帝王之軌範文章政化之黼黻有天下以來扶持三綱緝熙五紀與天地相為經緯而不容一日闕者其所關係者大也我宋受命五星聚奎首開人文尊尚儒學故横經列侍與天子朝夕講論則有經筵分院更直代王言以敷告四方則有翰苑選任亦不輕矣其班秩則侍讀次學士下其禄賜則經筵與翰林等其進見則數對便殿為天子親容之人其勅設燕會則盡出特

恩雖執政大臣有所不與故先儒每以陪侍經幄得近
天威為榮而顧瞻玉堂如在天上為嘆者厥有由也漢
唐不足進矣獨考國史與諸君評之舊典侍從以上則為
講讀秩卑資淺則為說書然祖宗時葢有以著郎為侍
讀侍御為說書者豈官秩之崇卑有時而不問耶故事
宰相拜罷則翰林院降制餘官遷謫則舍人院草詞然
祖宗時葢有罷一樞密而不宣制麻出一副使而特降
手詔豈恩數輕重有時而不同耶謂勸講多領別官則

免修國子監條制何謂懇辭之嚴謂詔書當不出位則
訪以時政得失何謂名見之數嗚呼是猶以職事言也
天下治亂在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則所以涵養氣質
薰陶德性寧非講官責耶講治不講亂讀存不讀亡恐
非勸戒之義知言治而不知正君知正過而不知養德
恐非輔道之實伊川醇儒也而自度乏温潤之氣温公
洽聞也而猶恐失記憶之詳吕正獻公語約而義明可
以為當世之冠而講及論語亂臣十人同職者猶有子

無臣母之義豈講官果難其人耶抑進止容匆之間有不容以疾辭遽色感動之耶宰相之重容可雜以他官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然則宣示上意感發人心非文字之職耶草除宰相麻而事或廢亡草答高麗詔而語多不工楊公億淹博如此而鄰壤交懽之書不免以字嫌陳公襄直諒如此而水不潤下之詔不免於理誤范蜀公鎮世掌絲綸者也宜其所長在文字之間而批答不稱旨至欲諭之使去豈文字果難其職耶抑

誥書旁午之際有不經思慮者耶或曰講解未盡許令退歸討論命詞舛誤亦容論奏貼正可乎不可也或又以為涉獵書史不可該以學問駢四儷六不可謂之文章當乎不當也隱逸而起為說書者凡幾人不試而命知制誥者凡幾士講讀之所有邇英有延和有崇政殿在古為何如詞翰之官有閣老有翰長又有員外學士在今為何官坐講立講之制何以分名對奏對之名何以異要必有成說訂正於此方今經筵勸講既不專官

學士草制率多寓直意者為官搜擇以天下真儒碩才之選豈無能以道學輔人主文章施朝廷異書生之志願者乎其茂明之毋忽

聖學時政策問乙酉戍都漕試

問道不本諸三王則無善治學不根諸六藝則無成法自昔人主出而為億兆之君師豈其無英明才智可以度越於人然而功利之說常勝道德之意常薄昏闇之日常多清明之時常少何也古治寖遠而風氣澆聖文

燕滅而師承異上莫得明大道之指要下莫得遵至治之成法漢唐之治所以不能充舜三代是則有繇矣抑不知未有六經以前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所學者何事耶聖宋受命五星聚奎文明之化焜燿史冊方皇業初基日不暇給而我藝祖皇帝於即位之月首以幸學為事其造端立本之地蓋已異於前代矣歷聖相承嗣守家法羣儒環列宏闡大猷於改元之初而命臣顒正講書內苑此咸平之制也於禫祭之後而命臣輿等講

經便殿此乾興之典也於祔廟甫畢之日而親御邇英
台侍臣講讀此又嘉祐治平故事也祖宗盛際無一時
非典學之時無一日非親儒之日深宮燕處不廢觀書
隆暑祈寒未嘗輟講何使親儒務學之意不為崇觀羣
邪所撓亂則可以回崇觀為元祐居喪罷講之議非紹
興諸君子抗疏爭之則何得有南渡中興之功學之有
益乎天下國家蓋如此其懿也皇上嗣服龍德進升儲
神古訓既楙緝熙之功增置說書又多聚辯之益翕受

以蓄其德數施以達於事舉而措之天下豈不光明盛大矣哉然猶有可言者皇極之建所以消朋比也職守求以相凌議論求以相勝則安得有同寅協恭之風學校之設所以蹟化原也侮慢以為常佻達以為俗則安得有親師視學之意生財以大道而州里凋敝廪司單乏之旋以為計財亦未易生也立武以常德而田不營屯士不素練尚日無事武亦未易立也況世讎之敵新興之元常伺隙於其外而吾三邊將吏被介胄不得卧塞上

居民聞角弓之聲則拊心而驚問學之強如此治效之遲乃如彼豈先致其知而未見於行歟抑作新於上者已至而四方猶未丕應歟修齊治平之道固有遠模闓轉移之機端在初服今欲以學問銷朋黨以儒術美教化修飾孝弟以強軍旅興行禮義以足財用武臣使之知書弓冶之子使之為士以凝庶績以恢中興將何道而濟登于茲也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諸君毋謂皇帝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其悉言之無隱

江淮兵策問

問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一氣周流於天地間固未嘗界南北而限之也而鍾温厚之多者則為陽為文明為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而得嚴凝之多者則為陰為肅殺為衽金革死而不厭自昔論衣冠禮樂必歸之東南而選將募兵必取之西北者葢以是也然考之三代則有所不然且以兵言之兵乘之制無一國而非兵牙璋所

起無一方而不調漢晉以來猶兼四方之兵不偏廢也
高祖嘗用閩粤兵矣孝景嘗用東甌兵矣武帝嘗用會
稽兵矣光武嘗用江夏兵矣昭武嘗用武陵兵矣劉表
嘗用荆州兵矣諸葛恪嘗用丹陽兵矣而未聞取之西
北也周瑜以江上之師破老瞞於赤壁謝玄以淮堧之
衆蕩狂士於淝水虞潭以東方兵共平僭叛劉牢之以
北府兵屢挫强敵其如臨灞上入長安又皆吾水軍步
騎也則亦未嘗募之西北也惟我國朝南渡之初扈從

六飛者卒多元帥府之兵而屯於江上者又皆夙將麾
下帶行之士如王彥一軍則河北土人也如吳玠一軍
則關西部曲也韓曰背嵬軍張曰鐵山軍劉曰赤心騎
兵二軍皆山東陜西河北諸處精鋭其軍中所謂克敵
弓所謂駐隊矢所謂鋭首小槍則又萃集四方良工而
製焉者也而獨不用東南之一旅何也夫都於江南而
用江南之人可也漢都關中洛陽而下取吳粤之士本朝
駐蹕吳會而用關西河北山東之人此又何耶或曰北

人之長技以鞍馬素閑而便於馳突吾之馬弗如也風俗勁悍而勇於格鬬吾之卒弗及也果如是說則飲江之騎掠塞之兵可以驅駕全吳矣高宗皇帝慨然發憤每謂取勝不必北方士馬而它日順昌之戰敵之諸酋乃謂南朝之兵非昔之比則彼自畏吾南兵也而昔所謂自陜西山東河北來者反不足畏歟今天下非少兵也上而巴蜀中而荆襄下而淮甸連營相屬也而使敵窺淮甸則將上流之衆便可泝荆鄂而東敵犯蜀關則率

中權之師便可依均房而北此首尾俱至之勢而今一方有變自應不給所恃以稱雄於天下者獨江東淮西兩軍爾第一二年來閩中盜起則調某軍江西寇作則調某軍逆全稱叛則調某軍三衢竊發則又調某軍近者襄陽告急則亦欲調某軍豈天下勁兵處更無可調而僅有游奕武定寧淮強勇雄關飛虎數州之人耶幸而蜀道漸衰襄州奏功不煩援師之行若其未也提軍遠征脫有缺折則又將從何所調遣耶昔人謂每一發兵

髮為之白言其不可不謹重也諸君俱自學古試為我溯源尋流窮天運之始觀風氣之宜覽漢晉三國之地埶稽國朝諸大將之戰功究今日襄蜀江淮之兵力参之於古而可信用之於今而可行詳著於篇毋謂經生學士不知兵畧

四京守禦策問 甲午太學解試

問光武披輿地圖以示鄧禹而禹以為其興在德藝祖皇帝出幽燕圖以示趙普而普以為其難在守葢規模

宏達者帝王髙世之畧而議論深容者英雄超物之見二者可以相成而不可以偏廢也且以圖籍所識與諸君商之南曰應天凡陳潁諸郡皆應天控馭之也東曰開封凡曹滑等州皆開封臨制之也西曰河南北曰大名凡自洛以西河以北皆洛陽大名襟帶聯絡之也國朝建都於汴維以三京實輔車相依之勢不幸而數逢陽九王室不競遂以四京形勝落于穹廬者百有餘年皇上出聖入神中原在夢越我友邦冢君暨于貔虎熊

罷之士亦莫不欲殄殲乃讎以光復境土乃六月丙子
復汴城丙申收汴都又一月甲子徑取洛陽天威所臨
如疾風掃殘葉雖漢澄三河唐復兩京殆不過此則是
京邑之四今已有其三矣然而陳留當天下衝四通五
達無山溪之險無藩籬之限所恃者特以兵為守太祖
時已慮兵冗至謂不出百年民力殫矣則今得東京將
以何道理之耶睢陽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且無山
川之饒以實守備當中興時廷臣建議每慮金人或以

數千騎猖獗而南其於國家不能無警則今有南京將以何策禦之耶或曰西洛帝王之宅裏山表河左伊右瀍大谷通其前盟津達其後上可以聯屬關陝下可以援接東京形制之勢强于開封應天矣然晉嘗表鎮西將軍鎮洛留河南太守戍洛又嘗詔遣散騎長侍修復五陵而終不能長有中原之土何也或曰河北天下根本定為右臂潞為左臂瀛為腹心京為頭角得魏則河南山東重失魏則河南山東輕是東西京非得河北又不

能以自固也然裕嘗命冠軍將軍渡河遣北直隊主上
北岸以左將軍為北青州刺史而終不能爭守河北之
地又何也豈兼併易能而堅凝之道為難歟豈寇難既
平而時會之來不接與今露布星馳我疆日闢揆之理
勢似難中止若進而遠攻耶則資用單傲恐難長有不
及馬腹之憂若退而斂戍耶則豪傑生心恐漁者因以
得蚌鷸之利若畫河而自守耶則天寒地凈安能保敵
騎之不來若爭關以據要害耶則塞險斷路彼豈能無

謀臣之深計若分為三大屯使之與民雜耕則敵兵踐蹂終無可耕之丁若析為三大鎮使之有兵自調有財自足耶則江上風寒寧無他盜之慮新復州軍華戎雜處或未能擾習于教條麾下將士叅以南北或未能洞照于肝膽守孰重孰輕攻孰緩孰急經理處置之宜孰得孰失四京之名起于何代四鉅鎮之策建于何人此皆所當講明者若魏元忠以禦吐蕃之策獻于唐曰今言文者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為先

而不知方畧奇哉言乎其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元忠自太學出也諸生幅巾奮袖談詞如雪豈欠一元忠哉願書其對有司將以復於上

蜀師與夏人夾攻金人策問

問自昔中興創業之君其所以圖維天下非有素養之兵夙任之將舊撫之民而為之用也衰荆之旅高宗所以興有商微盧彭濮之人武王所以撫中夏雖以成周太平之盛兵滿天下而衛九畿者乃取於蕃夷之籍搏

羣盜守内列者乃進於蠻貊之隸何昔之聖人虛懷大受直不以異域之人而疑之可諉曰我有以制之而不專倚之共功也漢氏之興則援四夷之兵為中國之用矣籍之未平則用閩粤兵濞之未夷則用東甌兵或許致貉北梟騎以助漢或請將湟中義從以討羌或假胡兵數千分道以擊先零或率南單于之衆并力以破鮮卑黄支之南大夏之西控弦之騎四方之人率為漢用而期門羽林材官騎士三輔十二城之屯殆擁虛器矣

豈料遠敵乎大難不取於常勝之師耶抑貴仁慕義者喜身為掎角之助耶猶曰未即與之共約也上書侃府共議北伐燕於是乎有請封之約矣表乞亮等齊力江沔涼於是乎有請戰之約矣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魏於是乎有乞師之約矣遥指河北自常山以東屬宋常山以西屬夏赫連與劉宋又於是乎有分地之約矣約既成則應之也宜不緩而今也天臺之議不行臨江之告不答敵境往來之使竟為邏者所獲而連雞不能俱

飛之語不出於謀臣之料或謂晉宋君臣屢失大機者以此其然乎其不然乎我國家有兵自養有將自御有金穀自制聖祖神宗之懿識先正老成之長慮未嘗不深思而熟計之也然涇原熟戶曹武惠曾用之以制蕃族環慶族類范文正曾用之以拓邊界而航海夾攻之盟不能止亂而反有以養亂抑何歟今夏人欲定夾攻之議而我師亦起而應之應之誠不得已也兵應之後將長驅席卷而前邪將畫地分疆而守邪得之則四塞

之地僃多而力分不得則退師之後掐輕而納侮或謂進守可以固吾圉羈縻可以得敵心然遜彼夏土大邦爲讎萬一窺我之無備而反戈以相攻將何以待之耶今出師未幾計所告匱其或兵連禍結不可卒解生券之糧犒勞之錢遠戍之衣裝器械又於何而取之耶諸生在泮久矣願言周漢所以用屬國之道晉宋所以結異域之策與夫國家之所以待蕃族待敵人之異有益於時無負所學者願條陳之毋畧

州兵土丁策問

問晉以撤州郡之備而單虛唐以籍雄邊之丁而强實凡矯世救敝譬猶行舟於川豈可横截迅流而不思所以平濟之道哉世之望空談兵者類曰羽林天仗之屯如擁虛器也棘門霸上之軍如養驕子也伍符為具文尺籍為烏有也而兵之所以受敝之處則實未嘗深知也國家盛時詔諸道兵為長吏之所役著為令廂禁軍敢占為工技者論如法銷患未形之意遠矣嘉祐以來

又有教閲土丁格治平元豐間又有團結土丁條搜揀益精而武備嚴激犒加厚而兵計密異時西邊用兵羌人每出聞多土人則輒相戒不敢輕犯兵之足以立國其功效章明乃如此哉今日兵法之敝莫敝於内郡之兵邊卒之驕莫驕於雄邊之丁三陲晏清雖無風寒不備之虞而一面受病若有蜂蠆含毒之慮脱或蔡蒙之下獅子一逸而蹈吾中州之境則將以何道隄禦之欲倚官軍為用歟則羸卒執器仗無異編民代直但曰占

數春秋都試既不能使之閑習恐動之言妄至則望寇
先潰不待接風塵交旗鼓也將以土丁為用耶則散處
村堡卒未可以招集各持鉏耰非復有於節制平日恩
信又無以素結其心重譯者因以利誘之則環寇不戰
不但入其巢穴為之鄉道也或曰用土丁不如用州兵
然一禁軍之廪給足以贍土丁三人而三禁兵之材力
不足當土丁一人蘓黄門嘗有是説矣禁軍之不足倚
仗乃如此或曰募官軍不如募土着然部伍上下不如

官軍之整肅土豪姦傑必待官軍之牽制富鄭公嘗有是論矣土兵之不可專用又如此無已則從兩相制禦之說然隷尺籍者薄田夫身白徒者忌禁旅又安得使之豫附而入吾駕馭籠絡之内哉伊欲嚴按閲程技擊如乾徳天聖之令可得而行之乎厚撫其家長畧汰其獰耄如治平元豐之格可得而用之乎徹桑土者當於未雨今疆陲多事之時而方議簡兵之制不幾於後時乎指畫山川之圖口占屯兵之數諸君豈無識時務者

辛條陳其事如曰我甲在心彼甲在外則非有司之所欲聞也

